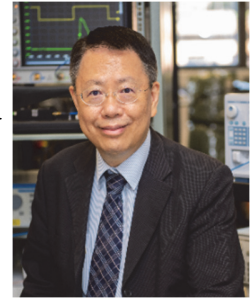


鄉下無知仔，竟結光學緣

蔡定平 / 東吳物理 72 級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名譽教授



庚子之年，大暑前七日，接通知要為母系五十周年系慶寫紀念文，感觸良多。值此大疫之年，羈絆於海外，謹以此短文略述經歷與懷想，以誌慶賀與感恩之忱。

回首四十一年前，清晨從南部家裡出發，乘火車北上。當時已過花甲之年，六十二歲的老父，買月臺票送我上車。在高雄火車站的月臺上，火車啟動之後，隔著車窗，看見他在月臺上，跌了一跤，還翻了一個觔鬥，被旁人扶起來，情景令人心驚動魄，一路惴惴不安地到臺北。

當日初臨外雙溪，扛著四哥服兵役時買的綠色超大軍用被服袋，滿頭大汗地拾階而上，到舊男生第二宿舍報到入住。沉重的行囊，慘白的弱冠之年，我是家中五個小孩唯一上大學的人。當時揪心地仰望著聳立的超庸館，滿腦空白，心中祇有疑慮和苦痛。但一轉頭，自己也已過花甲之年。在東吳物理系的歲月，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在那沒有網紅和手機的年代，講究的是簡單、樸素，而最迅速的是貼兩塊半郵票的限時專送信。在那眾人還相信確實的內涵，遠比華麗的外表重要的年代裡，校園裡的女生沒有貼眼睫毛的，男生更不需要化妝。當時在東吳，大家都接受座位規定，遵守點名規矩。

還記得開學上課第一天，當時的系主任劉源俊老師，來和全班同學見面講話，說學物理有這個用、那個用的。結束之後，要大家問問題，最後時我很心虛地舉手發問：「老師，可是我聯考的物理分數不達低標，還有機會嗎？」他楞了一下，說：「沒關係！高中物理課裡教的根本都不是真正的物理學。只要你在大學裡好好讀書、聽講、做習題，就能學好物理。」我當時相信了他的話，全力認真地用功讀書。雖然看不懂，但是還是把書一頁頁地讀過，老師勾的習題，一題一題努力去做。回首當年，感謝上天的安排，四十年前，賜予我讀東吳物理系的機會，學萬物理，求生存技，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非常感恩東吳物理系，啟蒙了我的物理學習；從普通物理到古典力學、電磁學、簡單的量子力學、以及熱力和統計力學。這「四大力學」讓我能夠有機會學習和體會到科學的方法、科學的精神和科學倫理，幫助自己如何明辨是非，做正確的判斷，而受益了一生。同時，十分感謝東吳物理系給我的機會，畢業後在系上兩年，擔任大二電磁學實驗室，和大三光學實驗室的助教，得以順利地申請到出國念書，在美國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1990年）。拿到博士學位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國加州矽谷全球半導體光罩的光學護膜第一大公司 Micro Lithography Inc.（1990~1991年）上班。在加州矽谷生活時，東吳物理系的學長

們，非常熱心地幫忙，從銀行開戶、租房子、擔保貸款買新車子、買汽車保險、買菜、買房、經常邀請一起聚餐，令人感動和感恩。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雷射與光波卓越研究中心（Ontario Laser and Lightwave Research Centre, 1991~1994年）工作三年之後，1994年8月返臺任職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五年，1999年8月轉任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擔任副教授、教授及特聘教授（1999~2019年），期間曾合聘任職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及主任（2008~2012年），中研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及主任（2012~2019年）。2019年百歲父親去世後三年，自己年滿六十歲，立刻從中研院及臺灣大學正式退休，並且十分榮幸地，獲聘為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名譽教授。

我的研究一直以來都和光學及相關領域有緣，從近場光學、奈米光學到刻作光學材料（optical metamaterials）的無像差光學及量子光學等。過去在東吳物理系的種種機緣，容許自己能夠有機會不斷地學習新的東西，做出新的結果。最近接到通知，我們研究結果的論文，2019年一整年被引用的次數超過過二千七百次，成為去年全球跨學科高引學者之一。

腦海中東吳物理的師長、同學、學長姐、學弟妹，影像和聲音，彷彿昨日。人世間最珍貴的是什麼？是那短暫的快樂？是那長久的追憶？是永遠無法實現的願望？是那曾經獲得，卻不珍惜，而永遠失去的？是那已逝去的人、事、物？還是那目前擁有的生命和生活？感謝上帝，在浩瀚的宇宙中，給予極其渺小的人，在短暫有限的生命裡，可以擁有如此豐富的記憶和內容。

期望東吳物理學系在下一個五十年，能繼續春風化雨，引領像我一樣的鄉下無知少年，在年逾花甲之年的時候，仍能衷心地感恩和感謝東吳物理系惠我良多的恩澤。更希望東吳物理系的學弟妹們，珍惜目前擁有的一切，努力勤奮，學習物理，開創自己慈善快樂，平安美好的人生。



1979年9月開學後，人生第一次打領帶，穿大學服。九位元物理系大一同學，合影於舊男生第二宿舍前。（筆者立於左二）